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程元昉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
為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
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庶幾免於戾乎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兑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兑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

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

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睢為丞相封應

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

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

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恩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

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房嘗宴見以閒宴時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

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

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甚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瘉與愈同愈猶勝也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
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
秩臣為光禄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
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
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
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
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所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

辛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

衍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立為長求留丞相翟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禄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舉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纎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
貴戚强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
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奸雄
之黨絶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
之大司馬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念衆軍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
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

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守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寖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

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
簒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觧萬夫之惑會壞歸國紆
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
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
人侍中楊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
消振裘提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
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

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深知宻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注御謂進也京師震竦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曰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隷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

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

晃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晃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自歷髙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

殁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且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

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
侯又黄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
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
陛下不加清徼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
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
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
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

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時詔三府掾屬舉謡言太尉掾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靈帝中平元年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黄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

將巧辭飾説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常侍趙忠惡之

獻帝時太尉公孫瓚奏論袁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

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邟口浪反

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

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輙與諸將州郡兵

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
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闗內侯蔣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
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祗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
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輙

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

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由易調
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追思而已哉然人君
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
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獘當
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
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懿上疏劾曹爽曰臣從遼東還
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愛吝
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黄門令董賢等才人
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
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
所親殿中宿衛歴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所親以樹私
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爲都
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閒二宫傷害骨肉
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吕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輙勑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輙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侔小噂嗒躑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

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迸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殣不絶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殞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

國疏奏帝益不平

孝武帝時范甯出補豫章太守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

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於是甯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
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
榮授閶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閭闈致茲紛穢
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
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
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㗛曾不彈舉
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
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

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
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
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
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
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以為
永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
厚將怨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

失容奏曰為國為家何甞不謹用前典今茍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邱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邉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

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疊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曅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

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説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儔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

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祀居右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穼云炳之貴要異它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

事有諸紜紜不惓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公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之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

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
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
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
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
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
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
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
太不政若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

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
後漏泄責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
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
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
下便可閒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
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
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
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

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惠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很恣意者歳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令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閒亦不敢

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曅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懐所抱政自不能舒逹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出外若能脩改在職者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舋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

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横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孝武帝大明中王僧達被誅謂為刺史顔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懐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罪狀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毁

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畀上是以王叔
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源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
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
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
攬萬務一歸而窺覬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
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
謗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奸數苞藏陰慝預聞

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苟遇之門即加誘
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
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内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
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
協奸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
營身覬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
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

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毋弟恃貴輒戮
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涖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
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觧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觧見錢以供帳下賔旅酣歌
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
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
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夸虎冠
狼貪未足為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點化實唯

害馬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辠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崩掌吏部江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及世祖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

諡前後罪狀曰諡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内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洗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簡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

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涖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侣寮筵間讌必貨賄常容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恵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奸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私舍曽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豪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毁皇猷徧嗤忠賢歴詆台相至於藩岳入授列代恒規

勲戚出撫前王彞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蹠論復敢吹
誇儲后不顧辭端毁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詰誓乖禮
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灾故以申積憤犯上之
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
罪詔賜死
武帝疾篤暫絶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丹陽令
中書郎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宫仗不得
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

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等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即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毁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詔賜死

梁武帝天監四年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

思闡得失御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
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
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
曰御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
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
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
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諂餘人惟諂王亮不餉餘人惟
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

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績不荅所問而横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衮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績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績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績衣冠緒餘

言行舛駮誇諸里落喧話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
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績丁雁艱棘曾不呼
門墨綫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黐為
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奸詖日者飲至策勲功徵賞厚出
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簏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襒譏
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
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
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績所居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太清二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
梁以為南豫州牧光禄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
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
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
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
兾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
下愛匹夫而失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

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後魏宣武帝時侍中甄琛以朋黨被名詣尚書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糺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

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

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德明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毎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黷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孝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夤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

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
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
大於不孝毁則蔵奸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
死衛汲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
尚存長虵未滅倫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㝢居猶子之
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
結隔絶山淮温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
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

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雖貢玉帛於邱園標忠孝以納賞
篆纂銜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鐫身之酋屈膝而
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欸關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
致賍昔越棲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
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
後況遺君忽父狠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
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
以臨肆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

臣舋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何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韓子熈與清河王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賔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

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扆當朝義同分陜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叉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紘雜恭慎之心逾深逾

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靜守親賓阻絶于時吏部
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為王駮退騰
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宫栲掠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
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
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欵篤節義純貞非但藴藏胷襟
實乃形於文翰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
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

足明丹欵又藉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懐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熈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縁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歴歳為亂荆徐蠢動職此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叉執權使四海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

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奸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慙負愧以臣亦心悽悽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斵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覲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

寒心實顧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兹六載旦
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
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毒書奏
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熈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叉
死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寃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

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畧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斵汾河氷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賛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頼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國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淆混嫡

底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
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
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
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
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
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

棟梁之任將以言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其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淺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奸而自由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奸狀漸露仁發亦鮮出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相慶賀焉

太宗時濮州刺史龎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祗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

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時傅奕為大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復僵仆遂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

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内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訃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奸

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倖臣履霜堅氷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調露元年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元機作上陽宮制度弘壯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元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

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
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来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
勝計諸武共發其事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
出王及善上言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揺朝廷
吉頊曰俊臣結聚不逞誣搆良善贓賄如山寃魂塞路
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噉其肉
聖歷二年太后幸三陽宫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

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宗飲博嘲戲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太后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武后時魏元忠為洛中長史張易之暴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年老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元忠謀反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髙要尉元忠入辭上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時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

宋璟請窮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

昌宗謬橫思邑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

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俟時為逆

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

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

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

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

時来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李昭

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搒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強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禄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来厭怠細政擢委昭德秉揔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强愎聾盲下民811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

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曰
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叅奉機密獻可
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駮異是陽
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
風指陰相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
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天下
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氷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
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令籍籍皆言普思憑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

下誠以善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耶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彦範上書誡帝曰道路籍籍皆云

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奥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屏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

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景龍元年僧慧範爲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

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

四年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典朝政紹京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睿帝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流幽求於封州

玄宗開元元年詔周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後利貞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

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寢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禄山討奚契丹敗

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丈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疮痏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

上出髙軌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内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救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

嵩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
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
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臣聞君子
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
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

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蛆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

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掊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灾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

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敢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恊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来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

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顧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

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羸餘之資稍弘心意
之欲興作寖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
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
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
脅就功以勑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
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
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
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

騰四方觀聽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
迷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揔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
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
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姧欺其出
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
支勾覆又有御史監令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
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
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撿閱使置簿書乃

於蕫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鞫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詳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撿奏辨

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内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内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别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

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録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奸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攸斁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

或没入店宅歳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壊類皆如
此難以彈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
但存名額虚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
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
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
於方岳實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
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曽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
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撿態復行於内府由是蹂躪

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羡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准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便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冐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

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薉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夐絶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頃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缺數近者三鎮告急俱稱絶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顔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

不絶儲蓄殊多歲内以來必無鈌乏之希顔懼其推互邀
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鑒其所奏翻謂
軍吏不誠遂遣中書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
無旬日之儲將卒噭噭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
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榮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
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
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内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
舉錯係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

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㐲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竪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缺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從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廹切而來

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鬨常若闤闠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雜次慢官塵人斁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罷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涖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下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狂躁滿盈既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竇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縲鞫其奸贓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

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獘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争則攻鬬之禍流於下聖主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

来赫又曰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
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
庶官以貞百度内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
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
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缺粮資將帥每使申論延齡
率皆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
或憶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匹夫見淩猶或
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

執理裁處茍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亹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缺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隷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毁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忽然禮義之府䘏汚清明之朝此

又罷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畧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奸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狥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

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奸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霜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蹔缺苑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

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

强直可肅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

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奸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内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

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逺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歴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

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冐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賂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

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

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壼之中服用有鈌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飾帯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飢凍内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暎堞呻吟凌風飈冐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蟊賊内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茍歸附何患蔑資義茍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内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箧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内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處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

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埀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

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綴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係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槊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

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絶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虚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

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絶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猶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

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
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
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
默寖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
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譁談議億萬為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
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

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達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内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一紀于兹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虓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爇室而悲鳴盖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輙

申悃欵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廻睿聽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時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右諫議大夫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䟽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

中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召宰相

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

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

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

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

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

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

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時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

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横恐亂京輦上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用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

清朝廷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
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
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
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
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
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偕太后養子恃恩陵轢節度使劉

悟悟執承偕因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
朝上問度宜何如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
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
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
也上不得已流承偕於遠州
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
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

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
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
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洺磁三州既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窜相入賀
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弱駃
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
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
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韋澳旣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税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如何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為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

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䟽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寛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誣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䟽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懐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宫闈易神寢龍岡兾消王氣令禋柴展禮涣汗推恩必慮謂潜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兾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䟽

曰臣聞左道亂政大奸不可逃刑閑邪存誠明哲故能早辨言偽既誅於兩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臣以絕儌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久塵寵禄莫著功名昔居刑獄之司効無狀而寢命後列尹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歧而挾詐近者風聞罷官漕運入覲闕庭旋列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展效唯急趨時乃妄薦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内寺上瀆威顔而況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毫芒之失為

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臣謂行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抑泌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杜景之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君親衆實有言罪當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受寵亦駭聽聞忝為人臣不知忠孝接引詭道狂冐天聽盜竊厚恩益長奸欺將巧圖於進用必有玷於觀瞻大紊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標濫賞之名黜去匪人以杜傾邪之漸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孫沔為陝西轉運使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

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

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别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慶歷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巇崄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縁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

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来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

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令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肯行若

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盖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

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姧邪纎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勑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刼却軍資甲仗庫盖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

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

洎張昇伏乞依詔勑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虚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来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横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内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别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内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内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頻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獘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令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更無稟畏必效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獘之初先行

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内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文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

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
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
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
慶歷四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
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
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
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獘誣奏慎鉞令免吏潛行殺
害及妄稱眞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蟲等事及勘

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
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内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
陳留損害舟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虚妄
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别令
呂覺根勘令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
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
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
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

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令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

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之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䘏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

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知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

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

脩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輙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獘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

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行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希委任别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脩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来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人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頹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

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州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曽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陜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

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廝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之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四